

一、鏡子

佚名

在地面發現一面方形鏡子，當我俯身拾取時，發現鏡中怎麼是一片藍天白雲的映象，原來鏡子是仰躺地上，它的鏡面正對著上天。

年歲愈長，愈不敢照鏡，我不敢確定鏡中人到底是不是自己，因為我也不能確定自己到底長得什麼樣。

人，是地球上最喜愛照鏡子的動物。不，這樣說似乎不公平，應該說：地球上只有人才懂得照鏡子。照鏡是一門藝術，女生最喜好照鏡，因此她們個個都是藝術家。不，如此說又嫌欠公允，近來也有許多男生愛照鏡，他們甚至於放下工作來照鏡。他們想和女生別苗頭，而他們竟忘了女生除了照鏡之外還是照鏡，照鏡是她們作息的一部分，鏡中的她們有一番綺麗的天空。

自然也有人和我一樣失去照鏡的勇氣，那就是上了年紀，臉上長滿皺紋的人。他們駭怕看見歲月在臉上刻劃的痕跡，世界上沒有人能抓住時間，也不能讓時間靜止，而時間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，它不分權重位卑，也不分男女老少，也難怪有人常感嘆它是「無情」的。

於是，如何在生命的過程中留下成績？那真是一步一腳印，一擱一掌血，端看生命的主宰——人，如何來掌舵了。

鏡子，也有扭曲事實的時候，它可以把映象拉得好長好長，也可以把映象縮得好短好短。但那卻是人故意塑造而成的，為了達到喜劇的效果，在輕鬆的氣氛中，讓愛照鏡者看看；原來我也有醜陋的一面。

基本上，鏡子只是一個平面的東西，而萬有實存的物體，卻是包容了多少崎嶇與不平啊！

也無怪乎人類要將鏡子當做自己最忠誠的朋友，雖然它偶而也會扭曲事實，但總是讚美多於貶損地吧。

地面上的那面方形明鏡，也因此而被我安置在一處人人照得著的地方，我不忍讓它寂寞地躺在地上看天，畢竟，它還是人類忠誠的友人哩！

二、在母愛的晴空下

佚名

好不容易盼到春天，卻依舊是沒完的雨，叫人怪不舒服的。上學期那個丟臉的分數，總糾纏在我身邊，就像沒盡頭的雨。誰說春天孕育了果實，萌發了希望？我看它簡直就只會發黴。

「快去上學，不然又要遲到了。」母親的嘮叨總是不離左右，「帶上傘，萬一下起雨來也好應付。」我看看天，陰陰的，但沒下雨。「沒雨帶什麼傘！」我抓起書包就往外跑。

誰知，真的下雨了，而且越下越大，一直到放學也沒停。同學們大都帶有雨具，走了。只剩下我一個人倚在教室窗前，無聊地數著屋簷上掉下來的水珠。好不容易，雨小了些，於是，我決定冒雨衝回家。「或許我的命運就像風雨，永遠沒有晴天。」踢著路邊的小石頭，我想。

雨飄在臉上，透出了點寒意，我想起了父親不止的歎息；想起了同學的冷眼；想起了老師動不動就往我身上掃幾眼的情景……。

想著想著，眼前突然出現母親的身影，手裏撐著傘，她伸手摸我的肩膀，說我被雨水打濕了，遞過毛衣來讓我穿上。「沒濕！」我又固執起來。「快穿上，別以為現在沒事，生了病就麻煩了。」我抬起頭，發現母親頭髮更白了，額際上又多了幾道皺紋。我無言，默默地接過夾在母親腋下仍帶著她體溫的毛衣，並穿上。母親看著我，似乎想說什麼，我注意到傘向我這邊歪過來，母親的半邊身子已淋著雨。

我低著頭，慢慢地跟著母親走，剛才的那一幕又閃現出來。我看到，母親的皺紋上有風雨掠過的痕跡；我看到，母親的腰桿已不再那麼挺拔。母親啊！風雨中您頑強搏鬥，將痛楚深埋心底，為我撐起一方晴空……有了母親營造的暖巢，不覺心中升起一輪太陽，鋪開一條光明大道，它似乎在強烈地呼喚我：別因為沒有看到陽光而拒絕走進春天。

對！在母愛的晴空下，我又怎能懼怕風霜雨雪呢？

┌

三、心境

粟耘

外出返家，在接近巷口的道路上，看到一輛轎車忽然停了下來，接著在轎車前方，發現到一根樹枝，蓬蓬鬆鬆的綴了百十片葉子，像一根超大型的棉花糖，靜靜的橫在接近路中心的地方。

轎車停下來，駕駛是為了移開這根棉花糖的嗎？

我有一點疑，因為路很寬闊，又絕少車輛，轎車只要稍為側一下，尚有大半個路面可以讓它舒舒坦坦的走過去，可是，它停下來了！

我無從疑起，車主走了下來，跨了幾個大步，走近樹枝，將它拿到路邊，再回到車上，開走車子。當他回到車子的一剎那，我腳踏車正好與他錯身而過，我在心裡讚揚他，但沒有表示出來，一聲不語的騎過去。同時，我發現他穿著警察的藍長褲，很高興有這麼一個好警察，但也沒有誇他一句。

過了兩天，我和妻在同一條路上散步，不知為什麼，新種不久的一棵路樹竟然從腰際斷了下來，我將斷裂的樹枝抬起來，打直了，請妻扶正，然後找到一條繩子，將它綁牢，再繼續散步。

妻打趣著說我是好童軍，日行一善，我說，這叫什麼行善？只是了了了一件事而已。

看到那位駕駛先生停下轎車，移走路上的樹枝雖然心中感佩，但沒說出口，自己綁牢斷枝，覺得無什麼善可言，什麼時候，我的心境變成這般平淡呢？

想起三十多年前，曾夜經南台灣的沿海公路，路當中發現了一塊巨石，客運車不能走了，挨近車門的乘客，竟然都視若無睹。只見車後的一位原住民往前走來，準備下車，在前座靠窗的我，也起身越過靠著走道的先生，跟著下車，結果，兩個不認識的年輕人，在巨浪拍天，只靠車燈照射的無窮大的黑夜中奮力的搬開石頭才回到車上，我不曾注意滿車乘客的表情，只覺得靜悄悄的，感受到這世界未免太過冷漠，就是雪積門前，也還不動如山，只巴望別人為他掃除的心態，令人難以接受。

二十年前，我賃居田野中的紅磚老屋，有一次，鄰居的一位小朋友竟然拉著他的媽媽指著我說：「那位叔叔很喜幫助人家！」我頓時靦腆，不知所措，心頭可是歡喜無比。

四、鎖鍊 佚名

有一位修道者，準備離開他所住的村莊，到無人居住的山中去隱居修行，他只帶了一塊布當作衣服，就一個人到山中居住了。後來他想到當他要洗衣服的時候，他需要另外一塊布來替換，於是他就下山到村莊中，向村民乞討一塊布當作衣服，村民知道他是虔誠的修道者，於是毫不猶豫地就給了他一塊布，當作換洗用的衣服。

這位修道者回到山中之後，他發覺在他居住的茅屋裡面有一隻老鼠，常常會在他專心打坐的時候來咬他那件準備換洗的衣服，他早就發誓一生遵守不殺生的戒律，因此他不願意去傷害那隻老鼠，但是他又沒有辦法趕走那隻老鼠，所以他回到村莊中，向村民要一隻貓來飼養。

得到了貓之後，他又想到：「要吃什麼呢？我並不想讓貓去吃老鼠，但總不能跟我一樣只吃一些水果與野菜吧。」於是他又向村民要了一頭乳牛，這樣子那隻貓就可以靠牛奶維生。

但是，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時間以後，他發覺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時間來照顧那頭母牛，於是又回到村莊，找了一個可憐流浪漢，就帶這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到山中居住，幫他照顧乳牛。

流浪漢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，他跟修道者抱怨：「我跟你不一樣，我需要一個太太，我要正常的家庭生活。」修道者想一想也是有道理，他不能強迫別人一定要跟他一樣，過著苦行的生活。

這個故事就這樣演變下去，你可能也猜到了，到了後來，也許整個村莊都搬到山上去了。這其實正是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邊的故事，慾望就像是一條鎖鍊，一個牽著一個，永遠都不能滿足。

我們有越來越大的房子，但越來越少人留在家裡；我們開發了很多新藥，卻不懂得珍惜自己的身體髮膚；人類可以往返遙遠的月球，過個街到鄰居家卻是多麼困難，征服了外面的世界，對自己內心世界一無所知。

拋棄過多的慾望吧！好好珍惜你已經擁有的，你會體悟「知足常樂」的真諦喔！

五、翡翠般的箭

粟耘

遠處樹林中的陰暗處，忽然有一支箭，直對我們射來。隱約間可以看到箭頭出奇的大，與箭身不太相襯，但太暗了，也太快了，看不真。可是在經過樹影的空隙處，也就是有陽光照射的地方，箭身忽然亮了一下，顯出像翡翠一般鮮綠的色澤，耀眼極了，還可以看出它並不是那麼筆直的，而是帶著些許弧度，有點飄搖的急馳著。雖然只是一剎那間，但那種絕美的感受，像小提琴最清脆的音符，令人無法釋懷。

當然釋不了懷，因為箭仍飛駛，越逼近，直到十來公尺處，忽然微微一揚，轉眼間，落在我們不遠處的一棵樹上。箭身在空中略略垂下，像在歇息，箭頭則佇立枝頭，然而，箭頭還有頭，卻是東張西望，看清楚了，原來是一隻小麻雀。那耀眼的、幽麗的、翠綠的、明亮的，一閃即逝的絕美符號，就是那株牠銜在口中，卻飄逸著比牠的身子長達無數倍，在空中微微下垂的青草的姿影。麻雀略為休息一下，又飛走了，我縱目追尋，青草仍不時在陽光下顯露出它的風采，像流星，也像鮮綠的飛蛇，鑽向另一處密林深處，消失了！

這樣快速的，令人驚艷的景象，是難得一遇的呀！本沒期盼再見，不想，不一會功夫，又一次飛過來，這一回，箭頭不休息了，直接越過我們的頭頂，向同一方向急速的飛過去。

這般難得一見的美麗的光景，能看到一次是幸運，看到兩次即是福氣。沒有想到，坐在公園裡倒在路側的電線桿上休息的我們，才低下頭呢，抬起處，又見一支綠箭飛過來，再飛過去，一連三次，幾乎要讓人以為是鴻福齊天了！

「小麻雀們是忙著築巢了吧？」「是呀！」妻帶著歡喜的眼睛回答著。

麻雀築巢，代表著要孕育生命，是自然界的喜訊。可是，對我們來說，又有一種親切的感受。因為，鳥巢本身就是一種絕美的造型，每一種鳥有每一種不同結構的巢，有的小巧精緻，有的鬆動草率，各適其性。鳥兒結巢，只是按本能施為，牠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哺育後代，等到兒女長成，便各自飛去，那曾經多麼辛苦經營的巢便不再返顧，歸還大自然了。

六、無鰾的魚

嘎嘎

有一個年輕人，因為家貧沒有讀多少書，他去了城裏，想找一份工作。可是他發現城裏沒人看得起他。就在他決定要離開那座城市時，他給當時很有名的銀行家羅斯寫了一封信，抱怨了命運對他的不公……

信寄出去了，他一直在旅館裡等，幾天過去了，他用完了身上的最後一分錢，也將行李打好了包；這時，房東說有他一封信，是銀行家羅斯寫來的。

信中，羅斯並沒有對他的遭遇表示同情，而是在信裡給他講了一個故事：在浩瀚的海洋裡生活著很多魚。魚鰾產生的浮力，使魚在靜止狀態時，自由控制身體處在某一水層。此外，魚鰾還能使腹腔產生足夠的空間，保護其內臟器官，避免水壓過大，內臟受損。因此，可以說魚鰾掌握著魚的生死存亡。可是有一種魚卻是驚世駭俗的異類，它天生就沒有鰾！而且分外神奇的是它早在恐龍出現前三億年前就已經存在地球上，至今已超過四億年，它在近一億年來幾乎沒有改變。它就被譽為“海洋霸主”的鯊魚！英雄的鯊魚用自己的王者風範、強者之姿，創造了無鰾照樣追波逐浪的神話。

然而究竟是什麼讓鯊魚離開了鰾，在水中仍然活得遊刃有餘呢？經過科學家的研究，發現因為鯊魚沒有長鰾，一旦停下來，身子就會下沉。它只能依靠肌肉的運動，永不停息地在水中遊弋，保持了強健的體魄，練就一身非凡的戰鬥力。最後，羅斯說，這個城市就是一個浩瀚的海洋，你現在就是一條沒有魚鰾的魚……

那晚，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，一直在想羅斯的信。突然，他改變了決定。

第二天，他跟旅館的老闆說，只要給他一碗飯吃，他可以留下來當服務生，一分錢工資都不要，旅館老闆不相信世上有這麼便宜的勞動力，很高興地留下了他。

十年後，他擁有了令全美國羨慕的財富，並且娶了銀行家羅斯的女兒，他就是石油大王哈特。

「心中有希望，腳下就有路」與其為上天的不公仰天長歎，不如做一條奮力遊動的鯊魚，化短為長，去打造屬於自己的強者之路，去完成自己的人生跨越。

七、下雨天真好

琦君

一清早，掀開窗簾看看，窗上已撒滿了水珠。啊，好極了！又是個下雨天。雨連下十天，半月，甚至一個月，屋裡掛滿萬國旗似的溼衣服，牆壁地板都冒著溼氣，我也不抱怨。雨天總是把我帶到另一個處所，在那兒，我又可以重享歡樂的童年。那些有趣的好時光啊，我要用雨珠的鍊子把它串起來，繞在手腕上。

那時在浙江永嘉老家，我才六歲，睡在母親暖和的手臂彎裡。天亮了，聽到瓦背上嘩嘩的雨聲，我就放了心。因為下雨天長工不下田，母親不用老早起來做飯，可以在熱被窩裡多躺會兒。我捨不得再睡，也不讓母親睡，吵著要她講故事，母親閉著眼睛，給我講雨天的故事。在熹微的晨光中，我望著母親的臉，她的額角方方正正，眉毛細細長長，眼睛眯成一條線。我的啟蒙老師說菩薩慈眉善目，母親的長相一定就跟菩薩一樣。

雨下得越來越大。母親一起床，我也跟著起來，顧不得吃早飯，就套上叔叔的舊皮靴，頂著雨在院子裡玩；溝裡水滿了，白繡球花瓣落在爛泥地和水溝裡。我把阿榮伯給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溝裡，中間坐著母親給我縫的大紅「布姑娘」，繡球花瓣繞著小木船打轉，一起向前流。我跟著小木船在爛泥地裡踩水，吱嗒吱嗒的響。

天下雨，長工們不下田，都蹲在大穀倉後面玩。我把小花貓抱在懷裡，自己再坐在阿榮伯懷裡，等著阿榮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豆子剝殼送到我嘴裡。豆子吃夠了再吃芝麻糖；嘴巴乾了吃橘子。下雨天真好，有吃有玩，長工們個個疼我，家裡人多，我就不寂寞了。

五月黃梅天，到處黏糊糊的，母親走進走出的抱怨；父親卻端著宜興茶壺，坐在廊下賞雨。院子裡各種花木，經雨一淋，新綠的枝子頑皮的張開翅膀，托著嬌豔的花朵，父親用旱煙袋點著它們告訴我這是丁香花，那是一丈紅。大理石與劍蘭搶著開；木樨花散布著淡淡的幽香。牆邊那株高大的玉蘭花開了滿樹，下雨天謝得快，我得趕緊爬上去採，採了滿籃子送左右鄰居。玉蘭樹葉上的水珠都是香的。

如果我一直不長大，就可以永遠沉浸在雨的歡樂中。

八、壁虎

劉墉

從什麼地方溜進來一隻壁虎？冷不防地，差點害我把手上的杯子砸掉。牠有著淺灰色的身軀，三角形的頭，長長的尾巴，四隻腳和一雙大眼睛，應該是討人喜歡的，但是細細看，倒漸覺得幾分親切。

牠躲在洗手台後的瓶瓶罐罐之間，只把頭探在外面，盯著我看，居然沒有逃跑的意思。

因為涉世不深，使牠不知道躲藏？還是因為根本沒見過人，竟不知道那是可能一鞋底就把牠打爛的可怕的敵人。

「這裡沒有蚊子，你何必來呢？這裡明亮的磁磚，使你無所遁形，你怎麼逃呢？這裡是講究的大廈，不可能允許你逡巡，你又怎麼能生存呢？你應該在那老舊日式房子的紗窗，或紅土磚房的窗櫺間跳躍才對啊！」

怎麼辦呢？我總得把牠弄出去啊，難道讓牠留在浴室裡，不嚇到我，也會嚇著別人。

我拿起淋浴噴頭，打開冷水沖牠，希望小東西能順著原先進來的通風口出去，卻發現因為屋裡亮，而通氣口內無光，當牠經過一格格的小洞時，竟然毫無所感，完全想不起自己來時的道路。

我又想，是不是把牠沖到浴缸裡去，讓牠流進下水道，可是，八成會淹死，不等於把牠打死嗎？

我頭大了！難道要我用手去抓牠出去？小時候總聽大人說，被壁虎尿到身上，會又癢又痛，如果這個小東西情急之下，對我撒泡尿該怎麼辦？

我終於想出個主意，找了一把掃帚，打算先用帚毛把牠壓住，再拿鉗子夾牠出去。

我先摸了摸帚毛，並不太硬，應該不致壓傷牠，使用水把小壁虎逼到牆角，再迅速用掃帚去壓。這涉世不深、毫無戰鬥經驗的小東西，居然開始閃躲了，拚命地向天花板跑，被我一掃把攔截了下來，卻見一條小東西墜落到浴缸中，是牠的尾巴，這麼一個沒長成的小壁虎，居然懂得自割以求生了。那細小的尾巴在浴缸裡猶自扭動著，難道這斷了的肢體，仍然接受捨棄它的主人的指示嗎？一個已經沒有了生命，竟然能無知地執行一種知。

可惜它的主子還是被我的掃帚壓住了，我試著不用很大的力氣，免得傷了牠，並用另一隻手拿老虎鉗去夾，問題是老虎鉗太沈重了，夾在軟軟的壁虎身上，使我手上居然一點感覺也沒有，怎樣能既不把牠夾扁又能夾得住呢？

我大聲喊：「拿雙筷子來！」

家人匆匆地遞了雙筷子給我，總算把牠夾住了，不知是不是已經受了傷，牠居然完全沒有掙扎。我把小壁虎放進紙袋裡，拿著衝出大樓，正是車水馬龍、交通堵塞的下班時刻，人行紅磚道上停滿了摩托車，騎樓下擺滿了攤子，行人摩肩接踵地走過，旁邊大樓地下室舞廳的霓虹燈已經開始閃動，我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把這壁虎放掉的地方。

